

遇見 (一)

世間所有的故事，無論是悲是喜，皆源於遇見。而遇見有主動與被動之分，有自然與刻意之別。澳門是中國與西方相遇之地，也是中外相碰、相交、相知之所，看似偶然，卻也必然，難以避免。其間種種故事，編織出近五個世紀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曲折歷程和輪廓，訴說了中華民族面對外力的坎坷探索和悲歡。戴爾之地，也成為各方英豪風雲際會之所，成為文人騷客筆墨淋漓之地，「撫煙霞之變幻，慨邦國之廢興。覽潮汐之漲消，舒胸襟之積愆」，令人心動，使人神往，催人淚下。

「啊！葡萄牙的海，你那鹹濕的水，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為踏平你那萬頃波濤，多少慈母曾把淚拋，多少兒女徒然祈禱，多少姑娘未成秦晉之好，這一切均為征服你那驚濤駭浪！」

中國與西方全方位接觸，始於大航海時期四處擴張東來的葡萄牙人，最早不期而遇的地點也不在澳門，而在中華帝國敕封之國滿刺加（今馬六甲）。初期的接觸，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充滿了意外和衝突。



文化經緯 吳志良

有明一代，鄭和七下西洋無功而返，葡萄牙人則窮近百年之力，從非洲西岸繞過好望角直奔印度洋，尋找黃金和香料，南征北戰，所向披靡。一五一一年，佔領馬六甲，令大明朝廷如夢初醒，大吃一驚。敕封國是受朝廷保護的，馬六甲的淪陷意味着天朝外交的失敗，令朝廷顏面盡失；預示了西風壓倒東風之勢，令滿朝官員不知所措。

朝廷更不明白的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筆下富饒的中國才是他們嚮往的目的地。一五一三年，葡萄牙人歐維士（Jorge Álvares）率領一支船隊首抵珠江口，要求登陸貿易，沒想到被兩廣官員一口回絕。葡萄牙並沒有放棄，繼續多次派船隊到珠江口一帶交易。一五一七年，又有「佛郎機夷人，突入東莞縣」，廣州澳口「銳聲如雷」，震動省城。廣東當局將此歸咎於葡萄牙人「不知禮」，接受了「鳴槍致敬」的說法，消除了「誤會」，還在沒有弄清楚來者是何方神聖的情況下當年就准許其上岸廣州貿易，令遠方來客喜出望外。一五二〇年初，葡萄牙使節皮萊資（Tomé Pires）在廣州學習中國禮儀後獲准赴京城，因為武宗閱看「國書」後不相信葡萄牙所說願意藩屬中國，部分廣東官員又奏控葡

萄牙人攻佔馬六甲，殺傷無辜，且擅闖廣州、胡亂放炮，葡使遂被驅逐出城，葡萄牙終未依《祖訓》《會典》成為納貢國而無法與華開展正常貿易。

然而，葡萄牙人眼見利潤豐厚，繼續盤踞在珠江口的屯門等待機會做「中國貿易」，不但按慣例在屯門立石紀念以志佔領，還「築室立寨，為久居計」，並依當年葡萄牙船隊所獲的授權行使權力，處決船員，嚴重觸犯了中國的主權。這還了得。一五二一年八月，廣東海道副使汪鋐受命驅逐。他先禮後兵，要求葡萄牙人撤走，未獲理會後，發起進攻，遭到葡方猛烈火力頑強抵抗。汪鋐受挫後改變戰術，借風力再次火攻，才將葡萄牙人從屯門驅逐。此乃史上中葡屯門之海戰，也是中西首次武裝衝突。一年之後，另一支葡萄牙船隊在新會西草灣再次為中國官兵圍剿擊敗，葡商似乎開始明白朝廷拒絕通商之決意，乃轉往閩浙沿海，私下從事非法貿易，甚至與海盜倭寇勾結，「亦盜亦商」三十多年，直至其在舟山雙嶼和福建浯嶼、月港之據點一五四八年為浙閩海防總兵朱纨徹底搗毀，才重回珠江口一帶活動，尋找永久落腳點。

最初聲稱用「征服馬六甲的十艘船隻，便

足以輕易控制整個中國沿海」的葡萄牙人，四十多年在中國沿海的種種遭遇令其逐漸明白，他們交手的是一個既富裕強大又制度嚴明的國家，他們不得不放棄從非洲到印度的征服立場，轉而採取以柔克剛的對華貿易策略，千方百計在「海禁最嚴，外商入市，最所不喜」的大環境下尋求另類突破。一五五六年一月十五日，一位名為索薩（Leonel de Sousa）的葡商去信路易斯（D. Luís）親王稱，經過三年的努力，通過送禮賄賂終於跟中國官方有了接觸，並與廣東海道達成和平協議，自稱「聲名狼藉」的葡萄牙人獲准自由貿易，可以在廣州外海的上川、浪白濤和濠鏡澳等島嶼公開互市，甚至「入城貿易」。

濠鏡澳為早期澳門的別稱，從此進入葡萄牙人的視野，成為其長久據居地：「濠鏡直臨大海岸，蟠根一草如仙芝。西洋道士識風水，梯航萬里居於斯」；沙勿略多次在上川島敲門的古老中國，「蒼生皆帝臣，尺地盡王土」的古人四百年」。至今，歐維士的雕像還豎立在澳門法院門前的廣場上，遙望着中原大地。如果當年鄭和也繼續西行，不知道大西洋岸邊某一港口城市會不會為其塑像紀念？

霜降

十月二十三日迎來「霜降」節氣。這是秋天的最後一個節氣，也是秋季向冬季的過渡。此時節，天氣逐漸變冷，清晨，地面水氣遇到夜間寒冷空氣，凝結成霜花，也就是古籍《二十四節氣解》所說「氣肅而霜降，陰始凝也」。

隨着霜降的到來，作物、草木不斷泛黃、落葉，但秋色也美得極致，「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街頭巷尾渾似錦，「霜葉紅於二月花」。

新華社



廿四節氣



深秋楓涇行



君子玉言 小香

從虹橋高鐵站出來，下班高峰期又逢細雨綿綿，從上海市區到楓涇足足開車一個多小時。古鎮夜燈迷蒙，桂花暗香。此行是參加Sun先生畫展，並陪同C、Y兩位前輩領導。兩位恩師走南闖北，老主任還是上海人，但楓涇我們大家都是第一次來。次日秋高氣爽，遊覽了楓涇古鎮，後一天又驅車半小時往隔壁省遊西塘古鎮。王醫生說，比較起來，還是喜歡楓涇，更加原汁原味，更有煙火氣。我亦有同感。楓涇還是百姓日常生活，而其他古鎮則成了表演給人看的景觀。至少，遊覽楓涇不需買門票。

楓涇為歷史名鎮，已有千年歷史，起於南北朝，興於唐朝。其地理位置極為奇特——地跨吳越兩界，有「吳根越角」之稱，史上曾以鎮中心河道為界，一半屬於江蘇婁縣，另一半歸浙江嘉善。如果有兩位來自同一個楓涇鎮的人，籍貫卻可能是江蘇，亦可能是浙江。清代沈蓉城詩曰：「界橋兩岸分南北，半隸茸城半魏塘」；學者余秋雨有文：「長久地鑲嵌在吳越兩地的邊界線上，既不為吳所滅，亦不為越所亡，反得雙方之氣，交融會萃，千年安詳」，說的都是楓涇。到了一九五八年，楓涇整體劃給上海，古老名鎮地接吳越故地之氣，時承海派文化之靈，成為繁華都市之側一筆優雅的留白。

楓涇老建築保存完好，烏瓦粉牆綠樹掩映，幾進幾出，猶如在翻閱一本泛黃的線裝書。弄堂悠長而安靜，貓狗在門前睡覺。午間，家家戶戶開着房門，老人隔着弄堂大聲說話，菜籽油炒菜的味飄出廊簷，市井煙火撲鼻又可愛。乘搖櫓船在鎮中河道閒遊，通濟橋、致和橋、寶源橋、泰平橋、北豐橋、竹行橋、清風橋……一一穿過。橋上青苔野草，斑斑駁駁。有的是廊橋，橋下過船，橋上廊亭座椅，大樹遮陰。難怪楓涇有「三步兩座橋，一望十條巷」之稱。

楓涇人傑地靈，名人薈萃。如大唐



▲楓涇古鎮。

作者供圖

名相陸贄，北宋名士陳舜俞，晚明才子陳繼儒，清代狀元蔡以台等等。這裏也是漫畫大師丁聰、國畫大師程十髮的故鄉，他們與當代楓涇農民畫，一同成為楓涇的文化名片。

走進丁聰美術館、程十髮故居，院子裏瀟灑着桂花的幽香，金黃色花瓣灑落滿院，深院圍柱觀荷賞好畫，想是楓涇特有的雅緻。下了船，碼頭對着一處大宅「三百園」，原主人即北宋陳舜俞，他是范仲淹的女婿、歐陽修的門生，與蘇東坡、司馬光交好。曾任山陰知縣，算是我的半個老鄉。他一生清廉，頗得民間愛戴。曾寫詩「人家買良田，歲取十千穀。我耕山上下，所獲亦以足」。如今的三百園被賦予新用途：一進百燈館，二進百藍館，三進百行館，故名。

鎮中有長達二百六十八米的風雨廊，人行廊下，雨不濕鞋，夏不撐傘，這裏集中了小鎮商舖酒家茶肆，我們在一家叫做「在水一方」的餐館用午餐，丁蹄、狀元糕、豆腐乾這幾道楓涇特產都嘗了嘗。臨河茶桌，河風習習。

當晚與Sun先生共進晚餐，穿巷而過，發覺是白天走過的和平街，用餐地竟然就在「三百園」。門口的壽福雕刻我們白天拍過照。隔岸風雨廊下店鋪燈光溫暖，河面熠熠。

再去西塘，當然很美，但總覺得少了楓涇那樣恰到好處的古樸。西塘之行最大亮點是我們的「團」最齊全，兩位恩師興致勃勃，命名我們為「團長」。

回到此行主題Sun先生畫展。Sun先生是位企業家，疫情初起時開始畫畫，一發不可收，已畫了一千多幅，從一個素無訓練的繪畫「小白」，如今獲大讚。其畫風新穎別致，東方筆墨與西方油彩碰撞糅合，時而童趣天真，時而朦朧抽象，從中可窺見他博覽廣鑒無數大家畫作的功底眼力。其風格似無定法，卻篇篇透着一個「美」字。這美感，放於自然、放於畫布、放於生活物件、放於藝術飾品……俱爽心悅目，可謂深得藝術之妙意。Sun先生說，每一段經歷，都必然有其意義，然後在未來，以一種你從未想過的方式回饋給你。「畫畫這條路，我會一直走下去」，「用心去畫、畫我的心」。他對藝術的執著和悟性，令人佩服。

楓涇之行還見到了東哥和幾位香港老朋友。特別欣喜的是見到了Chloe，我們開心地擁抱，她特意叫來男朋友給我認識，詢問我的印象，並邀請我參加他們明年一月的婚禮。Thomas果然是個不錯的小夥子，帥氣而陽光。我對Chloe的心願終於有了着落，祝福單純善良的小閨密！

市民的建築



善治若水 胡恩威

著名建築師貝聿銘先生的建築作品，大多數都是博物館、教堂和辦公室等類型。例如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台灣路思義教堂和香港中銀大廈。他很少設計住宅類型的作品。貝聿銘非常專注於某幾類型的建築物，他的最重要作品都是博物館和辦公大樓。

另一位日本建築大師山本理顯（Riken Yamamoto），二〇二四年獲得「建築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是建築業界最重要的獎項。

山本理顯的設計風格偏向低調。他的建築作品有大學、住宅、市政廳、圖書館、博物館等。建築風格簡潔，多為白色，像畫紙的留白；他的建築設計重視空間多於追求建築的做工用料精緻、其設計空間鼓勵人與建築周圍的開放空間互動，促進社區發展。

山本理顯的幾個重要作品，例如北京的建外SOHO（二〇〇四），社區住宅建築群，結合住宅、商店、辦公室、餐廳和小廣場等混合項目。和西方商業歸商業、住宅還住宅分開的不一樣。它有點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建築物，就是商住的結合：商中有住、住中有商。住宅大廈地下有土多、餐館，樓上有理髮店、跌打醫館或者賓館。山本先生的簡約設計形成了一個以空間為主導的建築風格，正正方方，非常實用。

山本先生在日本有很多住宅和大學的建築作品，例如山川山莊（Yamakawa Villa，一九七七）和函館未來大學（Future University

Hakodate，二〇〇〇），設計都是簡約直接、空間主導。這類型的市民建築在日本已經成為了一個主流。山本理顯的作品密切關注「社區」，思考公共與私人、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界線與關係。他不是追求奇形怪狀的雕塑型建築，而是腳踏實地，用簡單基本的物料：鋼筋混凝土，營造出一個生活空間。山本先生設計的「桃園市兒童美術館」已於今年四月啟用，同樣由山本先生設計的「桃園市立美術館」則預計在二〇二六年完工。桃園市兒童美術館採用簡單結構，斜屋頂以及柔軟曲線的遮陽板外牆營造出「山丘」外觀的建築群體；美術館內舉行與兒童藝術有關的展覽。

其實香港建築也可以學習山本先生的做法，尤其是公屋和居屋的建築設計，不一定是倒模式的設計；倒模形式的設計削弱社區凝聚力和感覺。特別是在新的經濟模式下，是否可以有更新類型的公屋設計？公屋是居住和商業結合在同一個空間裏，這也是山本先生的商住結合理念。而且山本先生設計的工程造價合理，香港在目前建築費高昂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到日本取經。甚至邀請山本先生設計一些新類型公屋。令香港的公共建築有創新的設計和感覺。如住客能搬進山本先生所設計的創新公屋，或能促進住戶與社區的空間連接。

建築是藝術生活空間。建築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如何讓平民在生活裏能獲得幸福感？而空間的實用功能也是非常重要。山本理顯透過建築設計，建構人與社區的關係，打破私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界限，從而促進溝通互動改善生活質素。



自由談 由心

丁羽及電影宣傳人胡官強主講。翌日，意猶未盡，再到資料館觀看展覽「萬象之華——香港電影預告片珍藏展」。

根據展覽資料，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預告片（Trailer）可達七分鐘以上，以數段情節拼湊而成，配以叫賣式口號迎合觀眾，隨着年代發展，正場前放映預告片太長不受戲院商歡迎，節奏需更快，預告片片長縮減。例如，五十年代《雷雨》（吳回導演，一九五七）預告片長七分三

十五秒；六十年代《七十二家房客》（導演王為一，一九六三）預告片長六分零六秒；七十年代《七十二家房客》（楚原導演，一九七三）預告片長四分二十六秒；九十年代《阿飛正傳》（王家衛導演，一九九〇）預告片長兩分五十二秒。

筆者當天看整齣預告片電影，九十分鐘內仿如連續重溫超過十套精挑細選電影，能夠一口氣觀看眾多當年紅極一時的明星偶像，確屬難得的觀賞體驗；片段中明星偶像芳華正茂，不免慨嘆時光飛逝。

一些資深電影觀眾也會記得，以往電影開場時必定有打出電影公司的名字，配上一段音樂節奏，令電影有強勢登場之感。筆者仍然記得邵氏電影、嘉禾電影、新藝城、德寶等等公司的商標和音樂，當天九十分鐘電影內一一呈現，觀眾懷舊一

番。在座談會上，幾位講者分享預告片製作點滴。

丁羽分享他曾參與配音的電影多於千部以上，早期的電影多不是同步錄音，以加快拍攝進度，後期配音時也遇到對白劇本不完整而要自創對白。

舒琪回答觀眾問題：「電影預告片最終目的是吸引觀眾入場，會盡量把電影精彩的部分放入預告片。」胡官強認為：「好的預告片確能起宣傳作用，能增加上映初段的收視，但電影票房最根本是決定於影片質素和上映後觀眾口碑。」筆者相當認同。

筆者偶爾在電影開場前看到不日放映電影預告片，一般不會依賴電影預告片作準則，見心儀明星或電影類別定會入場觀看，不必看Trailer。

電影預告片